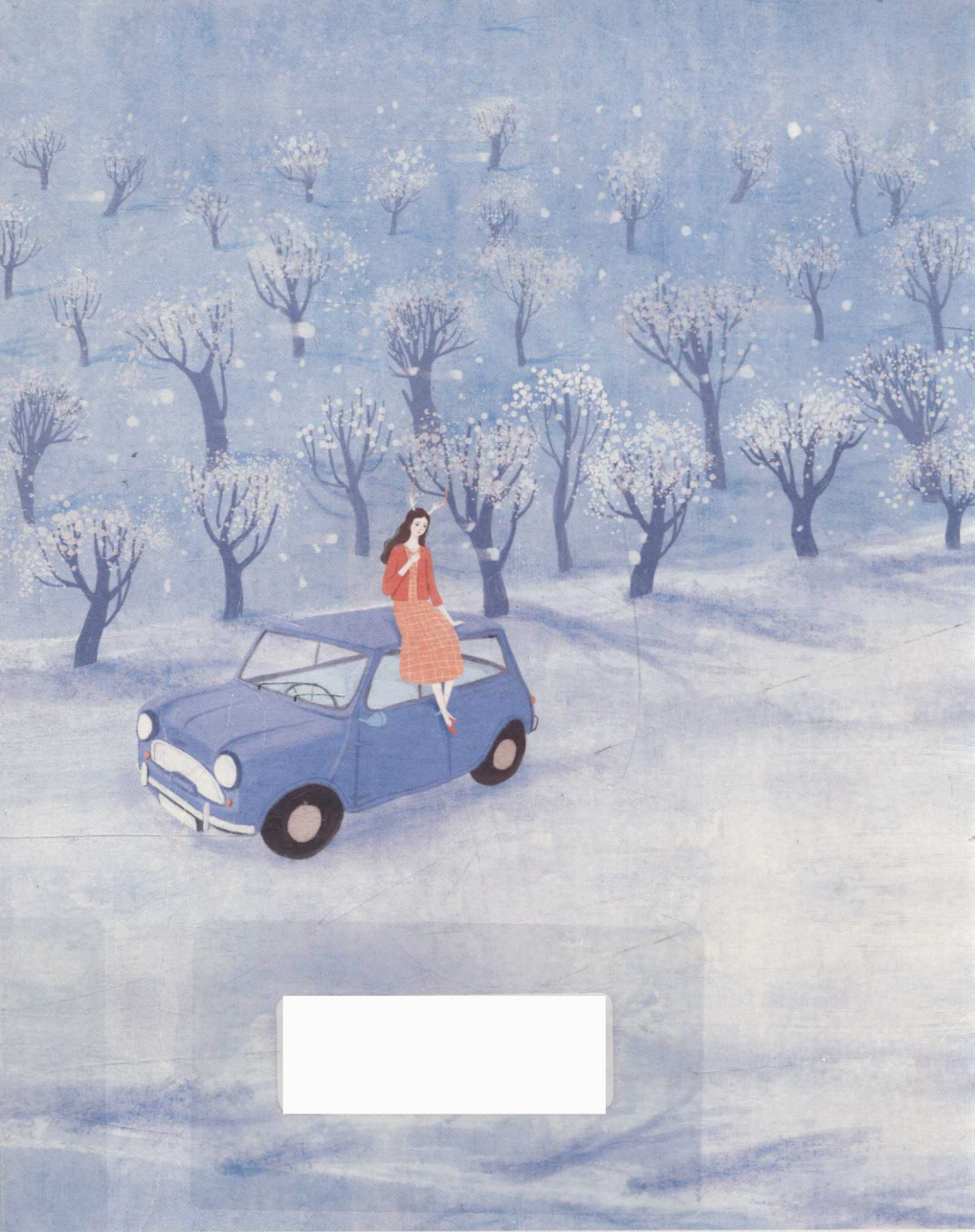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幽明之鹿

YOU
MING
ZHI LU

DAN
LANLAN
WORKS

淡
蓝
蓝
作品

幽明 之鹿

YOU
MING
ZHI LU

淡蓝蓝蓝
作品

DAN
LANLAN
WORKS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幽明之鹿 / 淡蓝蓝蓝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10

ISBN 978-7-5594-1087-0

I. ①幽… II. ①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6761 号

书 名	幽明之鹿
作 者	淡蓝蓝蓝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黄 欢
责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字 编 辑	张 青
责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mm×1230 mm 1/32
字 数	160 千字
印 张	9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,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1087-0
定 价	32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
录

C
O
N
T
E
N
T
S



Chapter 1

再见了，野孩子韩章鹿 /001

Chapter 2

一座冷漠的死火山 /037

Chapter 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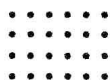
一切年少的梦与记忆都随蝉鸣终结 /074

Chapter 4

喜欢一个人，是会有痛苦相随相生的 /114

Chapter 5

被发现了吗？她心底里埋得最深的秘密 /150

**Chapter 6**

只要你站在光明里，
我就不会坠下悬崖 /187

Chapter 7

命运又在向她咆哮，
却不知这一次谁输谁赢 /202

Chapter 8

在这世界上，他还有太多的舍不得 /226

Chapter 9

韩章鹿，一切都会变好的 /258

尾 声 /275

后 记 /279



Chapter 1

再见了，野孩子韩章鹿

⋮

1.

乌云压境。

风把屋顶的一捆苇草硬生生地吹下来，险些砸到韩章鹿的头上。韩章鹿小跑两步，追上那捆仍旧在地上翻滚的苇草，用两只瘦弱的小手抓住后使劲地拖拽着。那风似乎故意要捉弄她，猛地呼啸起来，韩章鹿脚下一个趔趄，险些随着那捆草一起被吹走。

韩老三笑着，大步从大门外走进来，一伸手抓住韩章鹿的衣领。

“爸，我差点就被吹飞了。”韩章鹿惊魂未定，眼睛瞪得溜圆。

韩老三嘴角还是带着笑，宠溺地抱起韩章鹿。

“所以，你得多吃饭，长得壮实一点，起码不会被风吹跑。”

“爸，你吃早饭了吗？妈煮了鸡蛋面。”

韩章鹿摸摸韩老三下巴上的胡楂。

“鸡蛋面是给小鹿吃的，小鹿今天是小寿星。”

韩老三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块青白色的小石头，递到韩章鹿面前。

“生日快乐。”

“这上面有一只鹿呀！”韩章鹿惊讶地抓起那块小石头，石头上的红褐色纹理俨然是一只鹿的模样。

韩章鹿的家在乌云镇长岭山村，三面环山一面临水。用韩老三的话说这里就是典型的穷乡僻壤，山上除了石头还是石头，连棵树都长不起来。

靠山吃山，长岭山的村民们祖辈赖以生存的就是采石场。韩老三是个手艺不错的石匠，韩章鹿从小到大的玩具就是石头。

天色愈加阴沉，北边天空的墨色云朵厚重得像要落到地上一样。

韩老三看看天，背起韩章鹿向屋子里走。

“天气预报说，今天有大雨，不要出去乱跑了啊。”他叮嘱着。

背上的小女孩明明已经十一岁了，但是背起来轻巧得就像七八岁的孩子。

“怎么这么瘦呢？等爸下次去镇里给小鹿买点牛肉回来，吃牛肉长得快。”韩老三忍不住唠叨起来。

“妈说牛肉太贵，一斤牛肉可以买五十个鸡蛋呢。”小女孩轻皱着眉。

“再贵爸爸也给小鹿买。”

章水芹从窗子里望着父女俩，忍不住掀开门帘喊道：“你们俩倒是快点进来，小心被雨淋了。”

韩老三眉眼含笑，小跑了起来。

有风从面上拂过，虽然饱含一场雨的来势汹汹，但是因为沾染了父亲的味道，所以又多了几分惬意与酣畅。

这一刻的韩章鹿，其实是快乐无比的。

2.

直到开始觉得房间里的闷，韩章鹿快乐的小情绪一点点消散了。

她把窗子开到最大，还是觉得闷，前一秒还肆无忌惮的风突然就

消失无踪了。她回头瞥瞥厨房，不经意地看到韩老三的手温柔地覆在章水芹的肚子上。

父亲对母亲的好是她从小就知道的。

村子里的人也说章水芹好福气，虽然从小跛了脚，却嫁了个那么会疼老婆的男人。韩章鹿彼时年幼，自然不知晓何为爱情，但也觉得父亲对母亲好确实是一件极好的事。

只是这一刻，她心里忽然生出些闷气来。她看着母亲肚子上的那只手，她知道那手心里她熟悉的爱意是向着母亲肚子上的孩子的。

在韩章鹿将满十一岁的这一年，章水芹又怀孕了。

“这是送给小鹿的礼物，一个弟弟或者妹妹。”章水芹把这件事告诉韩章鹿的时候，眼睛里闪烁着晶亮的光。

韩章鹿盯着母亲的眼睛，愣了好一阵，只觉得从来没见过母亲的眼里有那么漂亮的光彩。

她舔舔嘴唇，并没有说出什么话来。

渐渐觉得，这件事有什么可高兴的？她根本就不想要那个礼物。

院子里有人进来，趿着鞋，走得比风还快。韩章鹿伸着脖子看了看，认出是住在隔壁的胖婶，刚想张口告诉章水芹，胖婶已经人未到声先至了。

“老三啊，我摘了些青梨给芹子吃，你去洗一洗，还没熟透，正酸着呢。芹子最近爱吃酸，这一胎啊肯定是男孩。”

大人们扯着嗓子聊天真是好吵啊。

韩章鹿在炕梢儿躺下来，摩挲着父亲给自己的那块石头，眼皮儿渐渐沉了下来。

3.

再醒过来的时候，窗外的乌云已经散了，一滴雨也没落下来。但房间里依旧闷得厉害。韩章鹿抹了一下满额头的汗，转过头，看见章

水芹坐在炕头数着一沓钱。

“妈，我渴。”韩章鹿咕啷了一声。

“嗯。”章水芹头也不抬地应道，手里的动作依旧没有停下来。

“哪来的钱？”韩章鹿坐起来，“我爸呢？”

直到数完最后一张钱，章水芹这才站起身，把钱小心翼翼地装进一个绣花的布袋子里。然后给韩章鹿倒了一杯水，顺手擦了擦她额头的汗。

“你爸上工去了。”

“不是刚下工吗？”

“你二柱叔得了阑尾炎，找他替班。”章水芹的嘴角是噙着笑的，“石场拖欠的工资终于发下来了，你爸说了，再熬两个月，等到秋下我们家就盖新房子。”

盖新房子，她依稀听爸妈说起过。因为家里要添一个孩子了，而且很可能是个男孩子，所以要盖一间漂亮的大瓦房。

韩章鹿看看章水芹，想说什么，终究只是撇撇嘴，在眼泪掉下来之前仰头喝光了一大杯水。

其实是想说说她的梦，她梦见妈妈牵着一个小男孩，小男孩哭哭闹闹地向前跑，拉着妈妈掉进了一个沙坑里，沙子像密集的雨点一样流下去，盖住了他们。

她知道梦是假的，但是心里却仍旧像堵了一块巨大的石头。

她不希望家里有第二个孩子。她不希望与人分享爸爸妈妈。

章水芹显然没注意到韩章鹿的小情绪，把装钱的袋子拿起来，对着镜子梳了梳头，回身对韩章鹿说道：“妈去镇子把钱存上，顺路买点肉，晚上给你包饺子吃。你乖乖在家，别出去乱跑，没准会下雨呢。”

章水芹前脚出了门，韩章鹿后脚也跑了出去。

她哪待得住呢？她是长岭山的野孩子，爬树捕蝉，下河捞鱼，没有一样她不在行。韩老三常说自家女儿是山上哪块石头成了精，生来

就爱在山野里玩耍，伶俐着呢。

4.

但是这一天的韩章鹿没什么玩的兴致，沿着村里那条石板路一路走着，也没见着几个玩伴。村口的瞎眼奶奶吓唬她：“小鹿啊，要下大雨呢，会有洪水来，你快回家去。”

瞎眼奶奶的眼睛是半瞎，无儿无女，住在村口的破房子里，但是据说村子里谁有医不好的怪病都会去找她。在小孩子们眼里，瞎眼奶奶多多少少有些吓人。但是韩章鹿不怕她。韩老三是孤儿，从小亏了瞎眼奶奶照顾才长大，所以在韩章鹿眼里，瞎眼奶奶也像是自己的半个亲奶奶。

她冲着老太太做个鬼脸，一溜烟跑了过去。

她打算去石场看看，也常有外村的人会去石场附近晃，据说运气好可以捡到玉石翡翠。韩章鹿自然不信那里有玉石翡翠，她更乐意去收集不同花纹的普通石头。

半路上果然开始下雨，淅淅沥沥的，但是看北边的天色，云朵又厚重了起来。

韩章鹿躲进土地庙的时候，头发和肩膀已经略略湿了一些。

土地庙不大，供奉着土地公公。附近村民靠山吃饭，便也格外崇敬天地神灵。韩章鹿自小跟着母亲到土地公公跟前祈求平安富贵，这尊泥菩萨在她心里有着神圣的地位。她笃定这是可以听见人们心愿的神。

她望着那一尊已经油漆斑驳的泥塑，略略迟疑了一下，眼里闪过那么一丝犹豫不安，然后抿抿嘴还是跪了下去。

“土地公公。”她喊了这一声之后，停顿了好一会儿，轻轻叹口气，仿佛有无数烦恼，然后继续说道，“我想了好几天，还是不要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，我只想做爸爸妈妈唯一的孩子。”

她的语气很轻，可是话音刚落，天空忽然响起一声惊雷，她小小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。随即，只听得“咕咚”一声，在她身后不到几米的地方，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掉了下来。

韩章鹿惊得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，庙里光线昏暗，她依稀认出那是一个小小的人形。远天似乎又有雷声依稀传来，那个小小人形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韩章鹿的小心脏剧烈地跳起来，下一秒她不由自主地大声哭了起来。

“哎呀，你们女娃胆子也太小了。”

地上那个小小人形忽然不耐烦地坐了起来，分明是个男孩子。

“我可没有吓你啊，是你进来之后嘀嘀咕咕地吵到了我睡觉。”男孩子看着依旧止不住哭声的韩章鹿，微微蹙眉。

“喂，你再哭，土地公就该烦了，土地公一生气就让你妈生个弟弟出来。”

韩章鹿蓦地止住了哭声，擦擦眼睛看着面前的男孩子，一张稚嫩的小脸忽然变得异常冷峻：“你为啥偷听我说话？”

其实心里升起了另一种恐惧——关于自己最隐秘的心事被人窥见、被人揭穿的恐惧。

男孩子拍拍屁股站了起来，转身望着门外的雨，一副小大人似的表情：“这雨怕是会下得更大，要是没人来接你，你还是快点往家跑吧。”

他说完，迈腿就往外走。韩章鹿回身看看黑漆漆的土地庙，咬咬牙，赶紧也跟了出去。豆大的雨点儿很快就淋湿了她额前的头发，她紧跟着男孩儿，生怕身后的雷会追过来。

到底是孩子，淋着雨也觉得有趣，两个人跑着跑着都笑起来。

“你不是我们村的吧？”韩章鹿大着胆子问。

“我住在镇里，听说你们村的石场能捡到玉石？”男孩儿扭头看着韩章鹿。

韩章鹿这一次清清楚楚地看清了他的样子，黑黢黢的一张脸，一

双眼睛似会发光的宝石一样透亮，在他左侧太阳穴的位置有一道半个手指那样长的伤疤。

“瞎话你也信，要是那么容易捡到玉石，我们村儿怎么还会这么穷？”韩章鹿略带鄙夷地看着男孩。

男孩儿显然有些失望。

“捡不到玉石，我就没法子给我哥凑学费了，我得再想想别的办法。”男孩儿似有些焦灼，“喏，到你们村口了，你自己进去吧，我从小路走要近一些。”

男孩儿也不等韩章鹿答话，折身跑进旁边田陇里的一条小路，跑了几步，又回头看着韩章鹿：“我哥也像你一样不喜欢弟弟，其实有个弟弟挺好的。”

韩章鹿停住脚，愣愣地回味着这句话，也许吧，能在大雨天出来想办法给哥哥凑学费的弟弟看起来是挺好的，但是如果自己有了弟弟会有什么好处呢？她一时还想不通，只怔怔地开口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那男孩儿已经跑远了，藏蓝色的褂子消失在碧绿的玉米地里，只有一声若有若无的回答随着风远远飘过来。

“我叫……大雨。”

她听得不是太真切，只纳闷地想，怎么会有人叫这么简单的名字呢——大雨。

5.

章水芹因为那场雨，也被拦在了镇里，辗转回到家已经是六七点钟的光景了，肉没有买回来，饺子自然也包不成了。韩章鹿乖巧地把隔壁胖婶送来的晚饭端到母亲面前。

章水芹挺了挺酸乏的腰，抱住韩章鹿，摸着她的头感叹道：“我们小鹿真是长大了，知道照顾妈妈了。”

韩章鹿的头贴在章水芹的肚子上，她下意识地伸手摸了摸章水芹

的肚子，喃喃地问：“妈，这里到底是个弟弟还是个妹妹呢？”

章水芹眼里流露着温柔，低声道：“爸爸妈妈总有一天是会老的，所以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，他都会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，他会陪伴你，会保护你。”

韩章鹿的心里动了动，她说不清那是怎样一种朦胧的感觉，她想起午后遇见的那个叫大雨的男孩，想着或许有个弟弟妹妹真的不是什么太糟糕的事儿。

到了夜里，雨下得愈发大了起来，一点也没有要停的架势。房子东北角的墙壁逐渐被雨水浸湿，韩章鹿紧张地看着天花板。章水芹揉揉她的头，把被子给她掖好。

“睡吧，天亮了雨就该停了。”

“下这么大的雨，爸不能上工吧？”

“嗯，你爸会在工棚歇的，别担心了。”

韩章鹿在被窝里握着那块有小鹿纹路的石头，轻轻地摩挲了几下。

章水芹忽又想起什么，起身趿着鞋把午后出门拎着的包拿过来，掏出里面那个装着钱的绣花布袋子，小心翼翼地放在自己枕头底下。

韩章鹿有些睡眠迷离，勉强撑着眼皮问道：“妈，你没把钱存到银行吗？”

章水芹打了个哈欠：“妈下午白跑了一趟，镇里停电。”

韩章鹿挣扎着翻过半个身子，伸手把母亲枕头下的布袋子掏出来，把自己手里的石头放了进去，仔细包好重又放回母亲枕头底下，然后又不放心地往里面塞了塞。

章水芹轻声笑道：“你爸给你的石头都能被你当成宝。”

韩章鹿也笑：“我爸给的都是宝。”

说着，她伸手抱住章水芹的胳膊，额头抵在母亲的肩上，母女俩很快沉沉睡去。

6.

在那个大雨滂沱的夜里，韩章鹿做了一生中最美好的一个梦，以至于多少年之后，当她回想起梦中的场景，都依然能清楚感知到梦里的温暖与温柔。

她梦见父亲在雨雾的清晨归来，肩上扛着一把蓝紫色的孔雀草，他喊她的乳名，声音轻柔。她飞奔着过去，一头扎进父亲怀里，伸手可以摸到他硬硬的胡楂。然后，她拉着父亲向屋子里走，母亲抱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婴儿从屋子里迎出来。母亲穿了一件月白色的衫子，领口有长长的蝴蝶结飘带。小婴儿冲着她咿咿呀呀地发出“姐姐”的声音，她咯咯笑着，抱过那个小孩子，他的身体真软啊，像她想象中的云朵一样。

然后，一切忽然戛然而止，一切美好的幻象仿佛也如云朵一样消散无踪。

“小鹿，快起来。”

她吃力地睁开眼，耳畔是母亲焦灼的呼喊。母亲一把扯起她，胡乱抓了衣服塞到她怀里。她觉得有一点头晕，虽然是坐在炕上但是感觉时刻都要摔倒一样。她还来不及把这感受告诉母亲，只听得章水芹声音里都带了颤音：“小鹿啊，地震了，我们得赶快跑出去。”

十一岁的韩章鹿还不能够太容易就消化掉地震这个消息。

她只模糊记得两三年前，山上的石场发生过塌陷，大人们当时的形容就是“到处都开始摇晃”。

她小脸紧绷起来，困意顿时烟消云散，只紧紧地抓好母亲的手，两个人迅速地逃到了屋子外面。

雨依然很大，很快淋湿了她。

“妈忘了拿东西，你别跟进来。”母亲猛地停住脚，说完，用力掰开她的手，又折身跑回屋里。

韩章鹿自己站在黑黑的雨夜里，心里是说不出的那种怕。随即，

她才注意到，整个村子都乱哄哄的，牲畜们在叫，人们在喊，隔壁院子里也人影憧憧。

好在，章水芹很快就跑出来了，给韩章鹿穿上了一件雨衣，韩章鹿看见她手里拿着那个装钱的绣花布袋子。

“妈。”韩章鹿一把抓住章水芹的手，小脸绷得紧紧的，仿佛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，生怕再和母亲分开。

两人匆忙向着院子外面走，韩章鹿眼见得院子里一处牲畜棚已经塌了。到了大门外，两人随着人流向场院走，场院是全村晒苞谷的地方，最敞亮最安全。一路上，韩章鹿紧紧抓着章水芹的手，有小伙伴从旁经过，不知愁苦地同韩章鹿嬉笑，韩章鹿依旧敛着面孔不说话。

大人们觉得有趣，胖婶摸着韩章鹿的头，对章水芹说道：“你家小鹿倒像是懂事了，竟然还知道怕死了，哪像我家二牛，看见天摇地动兴奋得不得了。”

韩章鹿抿着嘴，头一歪从胖婶手下逃开，大声反驳道：“我才不怕死。”

7.

刚刚十一岁的韩章鹿，还不懂生死。

她只是觉得这个晚上发生着的事，是一件很大的事，一点都不好笑。

8.

大家都在场院安顿下来，村长大叔招呼人扯了几大块塑料布，搭了几个简易的避雨棚。初始的恐惧渐渐散了些，男人们蹲在一边儿抽着烟，女人们哄着孩子开始唠起家常。东边的天空微微有了些灰白的颜色，而雨点儿也似乎不及黑夜里细密。

五点四十分，天边响起一声惊雷。

接着，韩章鹿忽地觉得脚下的地又摇了摇，半村子人亲眼见着不

远处的一座老瓦房倒了下去。

在惊叫声之后，人群迅速地安静了下来。天灾的震慑，令整个长岭山村死一般沉默。

“妈，咱家房子会塌吗？”韩章鹿怯怯地问出口。

章水芹看看她，却没有回答。韩章鹿突然感觉到母亲的手心冰凉一片。

“妈，我爸咋还不下山，我刚刚看见大葛叔都回来了。”

章水芹还是没有说话，眼睛却也紧盯着人群，搜寻着大葛的身影。

少顷，她看见大葛向自己的方向走过来，心蓦地慌了起来，转头把韩章鹿托付给旁边的胖婶，自己向着大葛走过去。

韩章鹿也想过去，被胖婶大力按在怀里。

很快，章水芹回来了，把手里的布袋子放到韩章鹿手里，蹲下来看着她：“你跟着胖婶，莫乱跑，妈去去就回。”

韩章鹿仰着脸，雨滴落下来，从额头流到眼角，她忽闪着眼睛，没来由地想起满是流沙的梦，一颗心蓦地悬了起来，紧追两步，扯住章水芹的袖子。

“妈，我不要和你分开。”

章水芹看看韩章鹿，也来不及过多思考，只迅速揽过她，小声说：“我们要去镇里看爸爸，你乖乖的，别添乱。”

章水芹说着话，脚下的速度一点也没慢下来，韩章鹿几乎是小跑着跟着她。

韩章鹿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会在镇里，她不敢问，抿着唇，使劲挪腾着自己的两条腿。章水芹带她来到大葛面前，大葛看看韩章鹿，也没说什么，带着她们向黑夜的另一端走去。

从长岭山到白云镇坐车也要四十分钟，在这样恐怖的夜晚，想找一辆车可不容易。但是韩章鹿一眼就认出了停在面前的这辆银灰色小面包车，这是石场老板的车。韩章鹿小小的脑袋瓜飞速地运转着，她在努力地思考为什么石场老板的车会来接他们。

车里其实已经坐满了人，章水芹很小心地挤坐在一个中年女人旁边，然后把韩章鹿抱到自己腿上。一路上，除了司机不时咒骂着糟糕的路况，几乎没有人说话。韩章鹿偷偷地瞄了瞄车里的乘客，她认得那几个人，他们是前两年才搬到长岭山来的人家，一家人全在石场做事，据说是老板的亲戚。

人们显然已经被突如其来的灾难吓蒙了，怀揣着对生死的敬畏，唯一能做的是安静地逃亡。

车子缓缓穿过了黑夜，天边露白，雨势也减弱了些。

韩章鹿讶异地看着窗外的景象，她最熟悉的这片山野，一夜之间被颠覆得面目全非。

9.

面包车在白云镇的一个十字路口停下，章水芹拉扯着韩章鹿下了车，还不待她道谢，车子已经飞奔而去。

清晨的白云镇，显然没有长岭山那样糟糕，路口的早餐铺甚至还升腾着热乎乎的水蒸气。韩章鹿听见肚子叫了几声，她舔了舔嘴唇。章水芹慌张地向人问了路，回头来拉韩章鹿，见她眼巴巴地望着那屉冒着热气的包子，叹口气。

“等看到你爸，妈就给你买包子。”

“嗯。”韩章鹿重重地点点头，“我爸在哪儿？”她复又小心翼翼地问着。

章水芹没说话，走得却急。

没走多远，韩章鹿一眼就瞧见了镇上的卫生所，去年她发高烧，父亲连夜背着她来过这里。

韩章鹿忽然有些紧张，爸爸是受伤了吗？她伸开手掌在衣襟上擦了擦汗。

忽然，她的动作一僵，猛地低头看自己的手心，除了湿漉漉的汗水，